

果てしなき渇き

无尽 渴望

〔日〕深町秋生 著

李讴琳 王皎娇 译

果てしなき渇き

无尽 渴望

〔日〕深町秋生 著 李讴琳 王皎娇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尽渴望 / (日) 深町秋生著; 李讴琳, 王皎娇译.
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 8
ISBN 978-7-5500-1128-1

I. ①无… II. ①深… ②李… ③王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3775 号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14-2015-0173

'HATESHINAKI KAWAKI' by Akio Fukamachi
Copyright © Akio Fukamachi 2010
All rights reserved.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akarajimasha, Inc., Tokyo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Takarajimasha, Inc. through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rights © 2015 by Shanghai 99 Reader's Culture Co., Ltd.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 编 330038

书 名 无尽渴望
著 者 [日] 深町秋生
译 者 李讴琳 王皎娇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游灵通 郝玮刚
特约编辑 王皎娇
美术编辑 汪佳诗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制版印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 10.25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9.0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128-1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30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序 章

男人用毛巾擦掉满脸雨水，发动了汽车。

雨刮器把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一扫而光，而雨滴依然借着风势不断地敲击车窗。视野无限接近于零。黑暗和四周的灯光交融在一起。

他用无线电对讲机联系通信中心汇报情况。客户外出旅行，家中无人，却没有锁好窗户。暴风雨使窗户大开，导致警报器误响。这样的台词，不知今晚已经重复了多少遍。

8月，台风季节提前到来。一入夜，湿热感便愈发强烈。对于这个从事安保工作的男人来说，今天的忙碌是前所未有的。被风刮起的碎木片与鸟儿直接撞向楼房和民居的窗户玻璃。感应器频繁地通报异常状况。原本应该在事务所值班的他，自从傍晚出外勤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眼睛下方大大的黑眼圈表明，夜班的工作已经开始让他的身体吃不消了。他单手握住方向盘，略微放松僵硬的肩膀。踩油门的脚发软，眼球的底部好像有个硬疙瘩，有时候连对准焦点都很吃力。上年纪了。男人叹了口气，似乎已经看透了人生。

对讲机里又传来了新的报警信息。他打心底里感到厌倦，但还是拿起了话筒回复。因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满负荷工作，所以他也没法抱怨。已经是半夜两点了，他却忙得连饭都还没来得及吃。

地点是“5号超市”深作店。这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，位于16号国道附近的住宅区，距离男人所在的东大宫非常近。对讲机中说，他们已经向距离最近的警察局报案了。混蛋。男人心想，恐怕又要和那帮熟人碰面了。

他到达了这片正在进行区划调整的新兴住宅区。透过雨滴，便利店橙色的灯光隐约可见。在紫色的诱虫灯旁，红色的警灯在不断旋转。停车场里有两辆车，便利店屋檐下停着一辆小型摩托车。

他把丰田停在停车场，戴上了扔在后座上的头盔，打开了车门。侧面刮来的雨滴噼里啪啦地敲击在头盔的挡风玻璃上。原本就已淋湿的衬衫袖子更是吸足了雨水，粘在皮肤上。

毛骨悚然。

在大雨中，商店的玻璃门敞开着。亚麻地板被雨打湿了，摆放在入口附近的报纸因为风吹雨打变成了黑色。没有一个人影，连收款台都没站着店员。意识到自己还在淋雨，他跨进了店里，从腰间拔出了配备的警棍。他一踩上除尘地毯，雨水立刻从里面渗了出来。

男人屏住气息走近收款台，探身往里一看，大吃一惊。

一名身穿红色制服的青年蜷缩在里面，身上的蓝色牛仔裤已经变成了黑色。收银机和收款台上留下了似乎是用手指胡乱涂抹的红色油漆。收银机的钱箱开着，零钱散落得到处都是。

“喂！”

男人奔向青年。途中，他发现有人横倒在地，那是一名扎着褐色马尾辫的中年女性。她身穿无袖衬衫和短裤，打扮得简单而朴素。她的购物篮被扔在一边，用来下酒的零食、宠物罐头撒得到处都是。

男人在店里转了半圈，发现一个戴眼镜的少年倚在奶制品货架上，纹丝不动。

“有人吗？”

尽管男人对尸体有免疫力，可他的声音里依然夹杂着不安和恐惧。他逃离悄悄逼近的惨状，踢开通往后院的门。一种无来由的亢奋和恐惧向他袭来。那是个暴露着混凝土和钢架的狭小仓库，果汁和方便面的纸箱堆成了山。他确认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便松了口气，同时也感到一阵沮丧。他掀开头盔的挡风玻璃，用袖子擦干额头上滴下的汗水。

超级幼兽的引擎声由远及近地传来。他走出后院，看见两名警察站在那里。年轻的那位身穿黑色雨衣，僵直地站在便利店门口，像尊石像。另一位三十来岁，肚子凸起。男人认识他，他是在车站前派出所值勤的警察。

男人向他点点头。年轻警察看了一眼收款台里的店员，发出了少女般的惊声尖叫。中年警察手握无线对讲机的话筒，声音急促。几十分钟后，或许整个停车场都会被赶来的警车所淹没。

男人感到心烦。机动搜查队再加上第一搜查科和辖区警察，这得碰上多少熟人啊。他顶着倾盆大雨，离开了便利店。他取下头盔，拿起了车里的对讲机话筒。嘈杂的警笛声不绝于耳，似乎要压过哗哗作响的雨声。

1

汗水渗进了眼睛。

藤岛秋弘用袖子擦了把脸。太阳和柏油路的反射光毫不留情地持续烘烤着身体，汗水滴落在地面上藤岛轮廓分明的影子上。这是埼玉市大成町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某个角落。他们在回收商店门口 ATM 机中的现金。回收工作由年轻的中川承担。

身高一米八的藤岛担任警戒工作，他手握警棍，不露痕迹地威慑四周。头盔、夹克、皮套的全副装备，把暑热的人间变成了地狱。

每当自动门打开，挂在玄关的风铃就会奏出一阵清凉。蝉在远处的公园拼命鸣叫，仿佛暗示着秋天的到来。在这特卖日的黄昏，可以停放数百辆汽车的混凝土平原被尾气升腾的车流所淹没。每当车辆从身边经过，都带来一股让人战栗的热气。中川把现金装箱，锁好 ATM 机，钻进了银色的运输车。

冷气开到了最大挡。紫外线依然透过玻璃火辣辣地刺痛肌肤。蓝色的制服被汗水湿透，露出斑斑汗迹。香烟熏蒸着车厢，将满车的汗臭和尼古丁发霉的气味中和在一起。两个人都没怎

么开口说话。今天就算是回收完现金，接下来也还有夜班在等着呢。

或许是由于耐不住这样的沉默，中川打开了收音机。这让藤岛备感厌烦。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节目，恰巧又在谈论那天的案子。

三个人被残忍杀害的便利店抢劫案，又或是伪装成抢劫的多人谋杀案已经过去一周时间了，警方仍然未能确定嫌疑人。广播没有过多谈论此事，马上转到了下一个话题。作为新闻，这件事的价值恐怕早就开始减弱了。被当成消费品的轰动事件——为了少量的金钱，罪犯竟然无差别地杀害了三个人。警方吹吹风，媒体就应声而起，暗示这是亚裔外国人犯下的罪行。而这个话题也不知何时起变得不了了之，演变成了对外国人的偏见和排斥问题。

“刑警今天也还会来吧？”中川开口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藤岛目光涣散地望着窗外，心不在焉地回答道。

“犯人到底会是谁呢？”

“是啊，会是谁呢？”

“依我看还是外国人。不是说营业额才大约八万日元吗？为这点小钱就杀害三个人，依我们来看，也太不合情理了吧？真是搞不清楚他们的想法。”

藤岛天天都在想这个案子。野兽般的气味和愚蠢的背景音乐在脑中萦绕，总也无法驱散。藤岛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。在这一周时间里，他多次梦见被害人。他必须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驱赶这些画面。没有目击者，没有物证，被害人没有共同点。罪

犯的人数没有公布。和被害人人数相同，或许更多。不，是独立作案。媒体总是随随便便地瞎写一气。

犯下这些罪行的，是一个人，两个人，还是更多的人？还没有出现任何让人信服的信息。

能够确定的事情有两件。一是罪犯很冷静。据说，在屠戮了三个人之后，罪犯拔出了监视器摄像机里的录影带。二是按响报警器的是店员。他耗尽全身最后的力量按下了按钮。如果警报再早响几分钟，藤岛自己也一定会成为第四名被害人。他浑身直冒冷汗，不寒而栗。死亡，从来没有如此逼近过自己。

信号灯变红了，中川把变速器换到空挡。

“不过藤岛啊，你的运气也真是坏到家了。这还是因为你负责的地盘太大了，久行夜路必遇鬼啊。真是太危险了。”

“我也不乐意管那么多地方呀。”

“所长中意你呗。”

在保安公司谋到职位还不到一年，可是藤岛已经负责埼玉市东部很多地方了。这样的工作量，连精力过剩的老手都应付不过来。他的上司——所长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藤岛，你是能处理好的，对吧？”这位上司和他脾气不对路。

中川探过身说道：“那么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？”

“什么究竟如何？”

“拜托，你就告诉我吧。你没从过去的同事那儿听说些什么吗？我可是下了两万日元赌注的哦，赌这案子是外国人干的。”

藤岛把香烟按进烟头堆成山的烟灰缸里。

中川接着说：“藤岛，你自己也相当关心吧？刊登了这件案

子的报纸、杂志，听说你都一个劲儿地买来了。你从前的热血又再次沸腾了吧？”

中川下流地笑了起来。谁都瞧不起藤岛。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露出迎合的笑容。精神科医生开的镇静剂已经把他的愤怒扼杀在了萌芽状态。

“不巧啊，他们已经不把我当成自己人啦。”

“可是，以前的事情你还是难以忘记吧？”

“忘记得越来越多了。”

“你就算是推推理也行啊。我听说了，你原来可是个干将哦。”

“要真是那样，我还会待在这儿吗？”

“话倒是没错。”

中川握着方向盘，满脸都是毫不掩饰的失望。信号灯刚一变绿，他就狠狠地踩下了油门，猛地缩短了和前车的距离，接着又故意来了个急刹车。

“你别这么欺负人。”

藤岛又点燃一支烟，再次将目光转向了窗外。中川继续粗野地开着车，按照导航的指示穿过东北线，绕过大宫公园。

观众们从公园的自行车赛场里走了出来。拿着啤酒、“一口杯”^①清酒的男人们随意地坐在地上。藤岛仿佛看见了坐在那里小酌的自己，也看见了死亡的自己。他对案子不可能不感兴趣。就算服用了镇静剂，他依然无法躲避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噩梦。

① 酿酒企业大关公司的一种日本酒的商标，酒装在杯状容器中，开盖后直接饮用。

他们把回收的现金交给银行，回到了事务所。藤岛就职的大型警卫公司位于16号国道旁，拥有宽敞的停车场，是一座灰色的建筑物。他们把运输车停在屋檐下，来到二楼的事务所。刚一进门，就看见头发花白的所长扬起脸，用下巴指了指会客室，露出一脸的厌烦。

一名窝在黑色皮革沙发里的男人站起了身。那是身材矮小、脖子粗短的浅井，活脱脱的一个不倒翁。另一个男人是搜查一科的，肩膀宽宽的高个子。他们俩一起来找过藤岛好几次。浅井站着不动，低着头。一科的男人没有站起来，他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。浅井依然低着头，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啊。”

藤岛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：“我就知道你们要来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们还是来询问一下现场情况，对受害者的人际关系进行调查。”

“你们是要我把当天的行动再从头说一遍吗？”

浅井点了点头。

“真是够烦人的。”

“股长……”

“谁是股长啊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回去看笔录吧。全都在上面了。”

“全部？”一科的男人歪着脸，从靠背上直起身来说道。

藤岛长时间地注视着这个男人。朝天的鼻孔，厚厚的眼皮。这是一科男人典型的嘴脸，别人的心情，对于他们来说连个屁都不如。

“赶到现场的巡警说了，你是从便利店的后院里出来的。你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自己回去看笔录！”

“店员或许还有口气，你却袖手旁观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的出现，距离犯人逃跑仅仅只有几十秒，你一定看见什么了！”

藤岛一口喝光桌上的大麦茶，站起身来。

“喂，我还没说完呢！”男人用恫吓的口吻咆哮道。事务所的空气凝固了。

浅井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他。浅井卫巡查部长^①，任职于大宫警察局刑事科一组。直到一年半以前，他和藤岛是搭档。

男人翻着白眼，恶狠狠地盯着藤岛：“如果闯进现场的不是你，我们也不用跑这么多次了。你是个被开除的刑警，对警方怀恨在心。我不能说你盗取物证，但是你如果在证词上有所隐瞒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上面的人就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不是开除，是批准我辞职。”

“不管是哪一种，你肯定都不服气。我理解你的想法。要说起重大刑事案件组的藤岛警部补^②，那也是小有名气的。虽然现在

① 日本警察级别，由低到高的第三级。

② 日本警察级别，由低到高的第四级。

有人把你说得一文不值，但在当时，进入搜查一科对于你来说也是近在眼前的。你不觉得自己很倒霉吗？”

浅井插话说：“河岸，换个地方吧。如果还有时间的话。”

“在这里就够了。”藤岛叼着烟说。他把待客用的大号烟灰缸拉到身前。男刑警盯着烟灰缸，目光充满警惕。

“我明白你的想法，我也有家。人没多大出息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得了家。成天都搜查搜查的，忙得受不了。家里出点事也不足为奇。”

藤岛仔细听着男人的话，静静地笑了笑。镇静剂确实有效果，可他还是忍不住握紧了配备的特殊警棍。

“够了！”浅井表情僵硬地说。不知他是在责备男刑警，还是在警告藤岛。

男刑警轻咳一声说：“我没打算旧事重提，也没跟你耍手段。我就是想问问，你后来有没有想起些别的。”

“去看笔录，全都在上面了。”

两人都恶狠狠地盯着对方。在一阵僵持之后，男刑警猛地站起身，走出了事务所，地板被他踩得咚咚作响。

“对不起。”浅井恭敬地低下了头。

“没关系。”藤岛望着塞在烟灰缸里的好几个烟头，完全笑不出来。这个搜查一科的男人，让他似乎看见了曾经的自己。

浅井换了个话题问道：“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了？”

“您家里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藤岛靠在沙发上，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疲倦无休无

止地向他席卷而来，“我辞职后和她离了婚，什么都归她，包括女儿。”

“您女儿是在读高中吧？”

“这一年我就没见过她。”

“哦。”浅井为了避免冷场，继续说道，“下次请来我家吧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让老婆做好饭等您。”

藤岛把香烟塞进烟灰缸，点了点头。

浅井高兴地笑了。藤岛绝对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人，性格也不讨人喜欢。虽说他和浅井曾经是搭档，但他并没觉得两个人有多投缘。

“告辞了。”他点头哈腰地说。

藤岛埋着头轻轻挥挥手，目送他出去。他无法直视浅井。那种充满了怜悯的目光，他已经打心底里受够了。

2

安静的夜晚。一周前如同玩具箱被打翻了一般的雷雨，以及案件引发的动荡与不安，像谎言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保持沉默的无线电对讲机，让正在写报告的藤岛放下了心。那帮年轻人也在兴致勃勃地玩着电子游戏。

电话响了，他忽然抬起了头。视野里出现的是那家便利店。倚在货架上的少年，正在不断地滴血。

“……嗯。插上卡，然后输入密码。对，对。”一个年轻职员随意地回答道。或许是哪家店的临时工搞错了上锁的方法。他按照指南进行了答复，然后再次握住了游戏机的手柄。

“你如果在证词上有所隐瞒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”搜查一科男人的话又一次在藤岛的耳边回响。他绝对没有任何隐瞒。那天晚上的情景，他不知道回忆过多少次。罪犯就在他赶到超市的前一秒逃走了。他试图在记忆里找到罪犯逃窜的身影、汽车的踪迹，或是其他任何东西，但是强风刮来的雨点，遮挡了所有的一切。

又来了一个电话。没有紧张感，也没有丝毫悸动，眼前的尸

体也消失了踪影。

“藤岛，”年轻职员摇晃着话筒，“是你太太打来的。”他的眼睛因好奇而灼灼发光。

就在短暂的一瞬间，藤岛感觉热血沸腾。或许是因为药效减弱了。他十分清楚自己易于激动。但他依然打定主意，如果是性质恶劣的恶作剧，他一定要杀了这个毛头小子。藤岛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将他打翻在地，一边接过了听筒。

“喂。”

没有反应。

“喂。”

他知道自己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。就在他握紧拳头的那一刻，耳边传来了略带迟疑的声音。

“是我。”

藤岛轻轻地深吸了一口气，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和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面了。调解已经结束，连见面的理由都没有了。他也做好了从今往后永远不与对方再见的思想准备。

“还好你在。突然给你打电话，很抱歉。可是……”她在努力地伪装冷静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找你有事。”

“有事？”藤岛就像在鹦鹉学舌，“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事？”

他感到自己的自制力正在瓦解。就在确定何时辞去警察工作的同一天，他收到了离婚协议书。辞职源于他所引发的事件。她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离开了家，还把女儿加奈子也带回了娘家。

为了好好协商，他不知道打过多少次电话，上门拜访过多少回。但是，直到他在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上盖章，也没能见上她一面。

“求求你，别挂电话。你听我说，求求你！”

前妻桐子的声音显得很异样，就像是被逼到了绝境。出人意料的情况，在他混沌的脑中拉响了警报。桐子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容易冲动的她常常会这样。

藤岛回应道：“你说。”

“是关于加奈子。”

“你等一下。”藤岛挂了电话，离开办公桌走向更衣室。他在好奇的视线中穿过黑黢黢的走廊，伸手摸到存放在储物柜里的外套。

他从前胸的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打开电源，又从铝制包装里取出三片药，放进了嘴里。在这个和警察局一样特别注重男子气概和体格的公司，服药是绝对不能被人发现的行为。这么久没有和桐子说过话，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，也为此而咒骂自己。他甚至感到自己很可怜，居然会像十几岁的少年那样心跳加速。

打电话之前，他做好了迎接震惊和打击的准备。他脑中浮现出了女儿的身影。她应该满十七岁了，在浦和的女子高中读书。她成绩优秀，打算报考东京都内的国立大学。

还有就是……然而，无论他如何绞尽脑汁，能够想起来的只有这些。信息量如此之少，连他自己都倍感吃惊。他当刑警的时候总是一门心思地工作，从未顾及过家人。

他把电话打到了桐子居住的高档公寓。这套藤岛购买的公寓曾经是他的家，在协议离婚的时候给了桐子。冷静！他一边提醒